

《玲瓏》雜誌建構的 摩登女性形象

• 李克強

《玲瓏圖畫雜誌》於上海出版，主要刊登時裝、室內裝璜、大眾心理學等方面的文章，也有關於愛情、性與婚姻的專欄，亦有當地名人與好萊塢明星的大幅照片。張愛玲說過，30年代的上海女學生手上總有一冊《玲瓏》，由此可見雜誌的流行程度。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1930-1945) 中很有意思地提出以公共構造和空間的角度，結合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來重繪上海的文化地圖^①。30、40年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內容豐富，在在表現了該城市的摩登人和事的面貌，其中，摩登女性無疑是值得探究的對象。若以公共空間的角度觀察，相信可以對摩登女性形象再作一番新鮮探討。

30年代，《玲瓏圖畫雜誌》(後期易名為《玲瓏婦女雜誌》) 於上海出版，鼓勵婦女通過社會的高尚娛樂來追求美好生活。雜誌主要刊登時裝、室內裝璜、大眾心理學等方面的文章，也有關於愛情、性與婚姻的專欄，亦有當地名人與好萊塢明星的大幅照片。該雜誌刊登的廣告多數為婦女用品。

張愛玲說過，30年代的上海女學生手上總有一冊《玲瓏》^②，由此可見

雜誌的流行程度。不過，從《玲瓏》的女性投稿者大都有中學以上教育程度並活躍於社交界等方面來觀察，該雜誌反映了30年代上海中上層的女性面貌，但卻未及中下階層的女性。

一 女性身體作摩登戰場

李歐梵說過，中國近代的民辦報章刊物開創了一個傳遞社會聲音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這個公共空間有別於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③。《玲瓏》自然是30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現其公共空間的理想園地。

我們發現，除了文字以外，《玲瓏》亦利用圖片來開拓女性的公共空間。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大突破。一直以來，女性在中國社會都是不出閨閣的，只有妓女的相片才會在刊物

*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獲李歐梵教授及何桀堯博士給予不少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中出現。茲舉一例。崑曲家張允和在
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時，在王開照相館
拍了照片，照相館後來將之放大置於
櫥窗裏作招牌，及後更被雜誌拿去當
封面，使她感到很不光彩，於是與照
相館老闆大吵一頓④。

雖然如此，民國時期的上海已有
刊物刊登婦女照片供大眾閱讀，《良
友畫報》即是一例，而《玲瓏》就更鼓
勵女讀者或作者附來照片供雜誌刊
登。

女性照片在雜誌內刊登，令人聯
想到阮玲玉在電影《新女性》中飾演的
作家。當出版社編輯得悉她是漂亮
的女性時，就立即把她的照片刊登在報
章上，以此吸引讀者購買她的小說。
《玲瓏》之所以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可
能也是為了吸引讀者。若從女性主義
的角度來看，雜誌的這種行動無疑「物
化」了女性的身體。不過，若從歷史
的角度觀察，女性的身體掙脫閨閣的
框框，並見諸大眾媒體，實有助開拓
女性的公共空間，亦創造了當時上海
的城市文化。若配合《玲瓏》其他內容
閱讀，就不難發現該雜誌以女性身體
建構的公共空間的面貌。無疑，「摩
登女性」的身體是這個公共空間的核
心。

沈詒祥在〈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
婦女好看？〉中指出，由於美容術的
進步，現代婦女懂得去斑、敷粉、勤
於沐浴；其次，現代婦女會因着自己的
個性配合新款髮型；此外，服飾上亦
有不少進步，除了每季不同款式外，
又分晨、晚、運動及跳舞裝，對配色
亦有研究，加上注意運動，使肌肉勻
調，更具美感。沈詒祥更指出，現代
女性研究美容術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是盡社交生活的責任⑤。

對於婦女的時裝和美容術，《玲
瓏》亦多有介紹。例如漫畫家葉淺予
就經常為《玲瓏》繪畫各類婦女時裝，
包括各季新款時裝，以及晨、昏、
晚、交際、乃至是學生裝、名運動裝
等。此外，亦有介紹女性如何修飾身
體，如〈摩登的腳〉，就教女性如何做
腳部運動和按摩，使腳部優美，不致
變形或生雞眼，以便能穿上當時婦女
最摩登的高跟鞋⑥；繡翎的〈怎樣使手
美觀〉指出女性在修甲後要在指甲軟皮
上塗美容膏，而勤於工作的女性，亦
須塗滋潤手部的化妝品⑦。更細緻
的，就連指甲修飾也有提及——把指
甲磨短，再塗上美指油，最後塗上甲
膜膏或油⑧。當然亦有論及如何達至
捲髮美效果的文章⑨。此外，《玲瓏》

民國時期的上海已有
刊物刊登婦女照片供
大眾閱讀，《良友畫
報》即是一例，而《玲
瓏》就更鼓勵女讀者
或作者附來照片供雜
誌刊登。從歷史的角
度觀察，《玲瓏》使女
性的身體掙脫閨閣的
框框，並見諸大眾媒
體，實有助開拓女性
的公共空間，亦創造
了當時上海的城市文
化。圖為葉淺予的漫
畫。



體育運動之所以與女性拉上關係，除了因為新式教育會有體育課之外，亦與女性身體健美有關。《玲瓏》曾刊登一篇文章，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觀，還是在康健的身體，和豐滿的肌肉」。此外，《玲瓏》亦主張摩登女性應該從事運動鍛鍊身體，以達至健美及更高的境界。

亦經常報導好萊塢及上海電影明星的新聞及形象，讀者從中可以理解明星的最新潮流及裝扮。

《玲瓏》透過文章與圖片，展現了一幅幅全新的摩登女性形象——她不再守於閨閣，而是在雜誌上建立了她的公共空間，讓公眾閱讀。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有別於傳統婦女的摩登女性，有着穿高跟鞋及捲髮這種異國情調，而學生裝及運動裝則更是全新的形象，上海城市文化的公共空間藉由這些摩登女性形象得到拓展。

就以學生裝來說，女性上學是近代的產物，但在上海，女學生不單是摩登的追求者，亦成為公眾眼中摩登女性的形象。就以沈應懿凝為例，她回憶在上海中西女塾讀書的情況時說：「我第一次去中西正式上課的那天……我特別挑了一套新做的水藍色紡綢衣裙，作為自慶。那天去辦理註冊手續時看到許多學生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好不漂亮。」^⑩這正顯示了女學生如何積極地追求摩登形象，同時，女學生的摩登形象亦正好開展了上海城市文化內的一度公共空間。當時上海有着一個傳言：「要看上海灘最摩登漂亮的小姐們，只要每個禮拜天上午到億定盤路中西女塾的大門口去等着。」^⑪由此可見，《玲瓏》或者是同類型的大眾文化刊物內所建構的摩登女學生形象，是與現實生活中的上海女學生連接起來的，兩者共同創造了一個供大眾閱讀的公共空間。怪不得張愛玲稱30年代女學生每人手持的《玲瓏》是一部傳授影星美容秘訣的刊物^⑫。

除了女學生以外，女運動員亦是新的摩登女性形象。西洋的體育運動項目自晚清傳入中國，而體育運動在

中國推行的早期，是與國家富強拉上關係的。李維清於1907年出版的《上海鄉土志》第113課就指出：「國民有尚武之精神，而後國家有自強之基礎，此體育會所以宜重也，晚清上海已有頗多的體育會，如滬學會、若群學會均有附設體育部，此外又有體操研究會、舞蹈會、商餘學會等，而南市、北市亦各有體育會。」^⑬

體育運動之所以與女性拉上關係，除了因為新式教育會有體育課之外，亦與女性身體健美有關。《玲瓏》曾刊登一篇〈摩登婦女的裝飾〉的文章，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觀，還是在康健的身體，和豐滿的肌肉」^⑭。而佩方的〈新女性的兩大訓練〉，更指出女性其中一項重要訓練就是體力，文中說道：「無論我國的女子，怎樣學時髦，穿高跟鞋，但總有弱不禁風的缺點。病態美是一向給我們獨佔有的稱號。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們的恥辱。現代人如果沒有剛強的體格，便不會有遠大的目光和偉大的希望。」^⑮《玲瓏》主張摩登女性應該從事運動鍛鍊身體，以達至健美及更高的境界，由此使人聯想到黎莉莉主演的電影《體育皇后》中所提倡的普及體育、反對市儷式錦標主義的電影信息。有趣的是，1933年舉辦的中國全國運動大會中，黎莉莉亦穿起新製釘鞋練習起跑^⑯。黎莉莉可說是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摩登女性的健美形象。

除了黎莉莉以外，在當時有「美人魚」之稱的游泳健將楊秀瓊亦經常為國內各游泳池主持剪綵禮，吸引很多抱着「看大姑娘洗澡」心態的市民圍觀，確有侮辱女性的意味^⑰。由此可見，無論是在電影、大眾刊物以至現實生活中，運動型女性無疑建立了另

一個摩登女性的新形象，並在上海的城市文化中佔有重要位置。

二 摩登女子的內在修養

由上所述，《玲瓏》的摩登女性形象不單有外形美，更有健康感。《玲瓏》的許多文章，都呼應着這種看法。

魏圭玉在〈新舊派各有長處〉中指出^⑧：

有許多自謂新人物的女學生，終天塗脂抹粉，極盡浪漫……徒然學了些歐化的皮毛，居然也會穿上幾套妖冶的服裝，甘願犧牲色相，在大庭廣眾面前獻媚；咳！堂堂女生，為甚麼要逞奇鬥艷，去效那歌女舞星的勾當呢？

在這裏，讀者或許會認為《玲瓏》所帶出的觀念有着內在矛盾：一方面介紹美容心得，並刊登女性照片讓公眾閱讀；另一方面，這篇文章則指出女性打扮妖媚、在公眾前獻媚是要不得的行為。但想深一層，《玲瓏》的讀者既然都是有學識的婦女，該雜誌主張的摩登女性形象便不能太低俗——摩登女性既要美，但卻不要妖媚。因此，魏圭玉的文章便強調了打扮過份時髦的女學生有如歌女舞星一般。這一點足證《玲瓏》所標舉的摩登女性是格調高尚的。

另一篇文章〈摩登婦女的裝飾〉則指出^⑨：

……所以穿了奇裝艷服，抹了脂粉，裝腔作勢，祇是人工的裝飾。而不是自然的美麗。越裝飾得利害的，越顯出她的醜態來。裝飾簡直是一件可恥

的事情，她只能消磨寶貴的光陰，耗費金錢，結果成了玩偶，洋囡囡。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見，《玲瓏》的女性對於追求摩登是有規範的——打扮妖媚、奇裝異服並不是摩登，而是低俗。從這角度推想，《玲瓏》刊登的女性照片，或許就是編輯眼中那些真正摩登女性的典型；這亦表明了《玲瓏》所展現的摩登女性公共空間，是一個高尚的空間，與以前刊登妓女照片的空間有所不同。可以說，《玲瓏》是在努力確立摩登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位置。

當然，《玲瓏》並不單只以外表來展現摩登女性的形象。作為摩登女

《玲瓏》的文章一方面介紹美容心得，並刊登女性照片讓公眾閱讀；另一方面則指出女性打扮妖媚、在公眾前獻媚是要不得的行為。想深一層，《玲瓏》的讀者既然都是有學識的婦女，該雜誌主張的摩登女性形象便不能太低俗——摩登女性既要美，但卻不要妖媚。圖為《玲瓏》雜誌封面。



《玲瓏》鼓勵女性作公開社交。30年代上海社交名媛梁佩琴在《玲瓏》內說道：「女子到社交場中去交際的目的，老實說就是希望多認識幾個男友。」對於傳統中國婦女而言，這種言論的確是城市摩登女性才會提出的。

性，內在修養亦十分重要。胡玉蘭在〈真正摩登女子〉中指出，女子打扮時髦、會講洋話、會跳交際舞並不算得真正摩登，一個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稱摩登，至少須有下列的條件²⁰：

(一)有相當學問(不一定要進過大學，但至少要有中學程度，對於各種學科有相當的了解)。(二)在交際場中，能酬對，態度大方，而不討人厭。(三)稍懂一點舞蹈。(四)能管理家政：甲、會怎樣管僕人。乙、自己會烹飪。丙、能縫紉(簡單的工作，不須假手他人)。

這些觀點足以證明《玲瓏》所針對的讀者群是城市的中產女性。從歷史的角度觀察，30年代的中產摩登女性空間，除了要有不低俗的摩登外表外，亦需要照顧家庭的內在修養。女性主義或許會認為，《玲瓏》只是一部教育中產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的雜誌，但我們若把眼光放回30年代的上海，則可以進一步探討這群中產摩登女性在面對家庭與職業時所要作出的選擇。

三 「賢妻良母」與「職業女性」

《玲瓏》既建構了上海中產女性的摩登形象，當然亦鼓勵女性作公開社交。30年代上海社交名媛梁佩琴在《玲瓏》內說道：「女子到社會場中去交際的目的，老實說就是希望多認識幾個男友。」²¹另一位舒如蔚女士則指出，女性應該有入時的打扮，端莊和溫和的態度，亦要有交際能力和敏捷的效率，這樣便可以吸引異性的注意²²。

結交男性朋友是開放社會的正常行為，有趣的是，《玲瓏》開始刊載女性的擇偶心得。例如梁佩芬女士便指出，虛偽、老實(即是不大方、不活潑)、陰險及多說話的男性為女性所棄²³，誠實(即是坦誠、公開)、活潑、溫柔及富有的男性則為女性所喜²⁴。值得注意的是，梁佩芬雖然指出富有的男性為女性所喜，但她亦強調金錢是買不到感情的。

摩登女性公開社交，除了結交男友之外，更要有對付男性的手法。一篇題為〈怎樣玩玩男子〉的有趣文章，就介紹了女性要自視高貴、架子十足、對男性要忽冷忽熱、亦要刻意和第三者親熱，但在男子失望時向他略施青睞，這樣就可以對付男性²⁵。對於傳統中國婦女而言，這種言論的確是城市摩登女性才會提出的。

其實，《玲瓏》並非教導摩登女性濫交或玩弄男性，該雜誌建構的摩登女性形象與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作家穆時英和劉吶鷗所描繪的都會摩登尤物絕對有別。因為，《玲瓏》主張摩登女性在建立家庭以後要成為「賢妻良母」。例如〈摩登主婦的四德〉一文就指出，摩登主婦要節儉、早起、柔和及有同情心²⁶；另一篇〈新家庭主婦之職務〉亦指出，主婦要照顧家庭的衛生、教育、道德、管理及財政，此外更要懂得應酬賓客、家庭陳設、園藝布置²⁷。《玲瓏》的編者陳珍玲亦指出，出嫁後的女子需要幫助丈夫，這樣才可增加夫婦感情；此外，妻子要讓丈夫出外與朋友遊玩，不要使他終日呆在家中；女子更應該學習縫紉、烹飪等知識，因為這是男子所希望的²⁸。

不過，這並非代表《玲瓏》只鼓吹摩登女性將「賢妻良母」視為她的終極職業。事實上，菲絲在〈這時代需要那一種女性〉中就指出²⁹：

一般有智識的婦女，在未結婚前，確是轟轟烈烈，能幹得大事，然在一結婚後，則意志消沉，一換其本來面目，這是通常的現象。在實際上，這種心理，是應該糾正的。

她認為，結婚是不應該妨礙摩登女性的前程的。事實上，沈應懿凝在結婚前亦曾為繼續學業還是婚姻而煩惱³⁰，由此可發現菲絲所言非虛。由此可見，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結婚可能意味着事業的終結。

但是，在社會上工作的女性也不好受，從吳秀清的〈紅花瓶〉一文可見一斑³¹：

「紅花瓶」是最近社會上流行的侮辱女職員的怪名。他的意思是說。女子職員是供在櫃檯裏或是寫字間裏。等於供賞鑒底花瓶。好似我們女子辦事。都沒有能力的。祇靠裝飾來點綴場面罷了。

毫無疑問，在當時上海社會工作的女性並不容易，都要注重外表。董竹君在回憶往榮德生的辦公地點推銷時說道³²：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會，即使窮得當賣東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樣的衣履穿着，否則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動。我為了像個經理樣子，穿了白衫，藏青裙子，墨羅緞絨大衣，黑皮鞋，頸項上套一根黑絲帶鋼筆。我

拿了辦公皮包和紗管樣品，到了榮德生辦公地點，門房盤問了一陣，才放我進去。

董竹君算是幸福的，因為她可以創業，但大部分上海女性都只能當僱員。在當時的上海，女性僱員除了被認為是「紅花瓶」外，更難有晉升機會。1931年上海光華大學女學生陳美珥就在《玲瓏》發表了〈為姊妹們謀出路〉一文，指出女性不應只居在低微的職位直到出嫁或老死，要留意社會上還有打字和縮寫這類職業，職位雖然低微，但萬事都要從小做起，況且公司內一切事務都要經過這類職員處理，可以從中汲取知識，如果辦事勤奮，就能得到上司青睞，升職可料，故她奉勸女性快學打字和縮寫³³。

這篇文章十分有趣，但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女性若要發展事業，就得從低做起。其實，畢業於光華大學、當時為南京《中央大學》代編「婦女與家庭」版的張允和，亦發表了一篇〈女人不是花瓶〉的文章，內容大要說當時的婦女很少出外工作，縱使有，也多只是當擺設、做花瓶，起點綴作用。她不願意這樣，也希望天下女性不要充當這種角色³⁴。

無疑，就算在30年代上海這個大都市裏，摩登女性要成為職業女性確是十分困難，尤其在婚後，究竟要成為「賢妻良母」抑或是「職業女性」？《玲瓏》除了提出反對聲音，似乎並未有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從1937年《玲瓏》發表的〈新家庭與新婦女：我們至少要做到的有三點〉一文，就可以發現當時的女性是如何反思自己在家庭與社會中的位置。文章

《玲瓏》建構的摩登女性形象與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作家穆時英和劉訥鷗所描繪的都會摩登尤物絕對有別。因為，《玲瓏》主張摩登女性在建立家庭以後要成為「賢妻良母」。例如〈摩登主婦的四德〉一文就指出，摩登主婦要節儉、早起、柔和及有同情心。《玲瓏》的編者陳珍玲亦指出，出嫁後的女子需要幫助丈夫，這樣才可增加夫婦感情。

指出，女性不應依賴男子，此外，女性亦要隨時隨地鼓勵丈夫，推動丈夫向前奮鬥，幫助丈夫發展事業，共同合作，增添家庭快樂，並且不要有嗜賭及終日打扮的壞習慣^⑤。由此觀之，《玲瓏》雖然鼓勵女性不要依賴丈夫，但卻沒有道出經濟獨立的方法；而且，這篇文章只提出主婦應該幫助丈夫，卻沒有提出主婦要出外工作。

作為中產摩登女性的刊物，《玲瓏》在面對職業女性問題上所出現的局限，正好反映出在當時上海的中產階級家庭內，婦女仍然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

四 結 語

由於《玲瓏》的讀者群是有學識的中產或以上階級的女性，她們有足夠學識、能力吸收最摩登的潮流與事物，因此，《玲瓏》塑造的摩登女性形象既漂亮、摩登又不媚俗。這個摩登女性形象可說是上海中產女性的「公共空間」，不過，亦正因為這個公共空間是屬於中產女性的，因此，當提到摩登主婦要在「賢妻良母」以及「職業女性」之間作抉擇時便出現了困局。

正因為像《玲瓏》（《良友畫報》在風格上有點接近）這類中產刊物所構造的摩登女性形象有所局限，使得30年代出現了由另一些大眾文化創造的「公共空間」，由此建造了另一個「新女性」形象。例如30年代左翼電影創造了自食其力、勇敢及關心大眾的「新女性」形象，便與《玲瓏》的「摩登女性」形象不同，這有待另文分析。

由於《玲瓏》這類中產刊物所構造的摩登女性形象有所局限，使得30年代出現了由另一些大眾文化創造的「公共空間」，由此建造了另一個「新女性」形象。例如30年代左翼電影創造了自食其力、勇敢及關心大眾的「新女性」形象，便與《玲瓏》的「摩登女性」形象不同。

註釋

①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8.

②⑫ 張愛玲：〈談女人〉，見氏著：《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8），頁84；84。

③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見氏著：《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16。

④⑭ 張允和口述，葉稚珊編：《張家舊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頁69；69。

⑤ 《玲瓏》，第24期，頁872-75。

⑥ 《玲瓏》，第12期，頁412-13。

⑦ 《玲瓏》，第39期，頁1525。

⑧ 《玲瓏》，第139期，頁845。

⑨ 《玲瓏》，第17期，頁588-90。

⑩⑪⑯ 沈應懿凝：《沈應懿凝自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頁290；292；320。

⑬ 李維：《上海鄉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97。

⑮⑰ 《玲瓏》，第110期，頁1593；1593-94。

⑱ 《玲瓏》，第76期，頁1204。

⑲ 《玲瓏》，第117期，頁1999。

⑳ 《玲瓏》，第234期，頁1888-91。

㉑ 《玲瓏》，第20期，頁702。

㉒ 《玲瓏》，第100期，頁937。

㉓ 《玲瓏》，第1期，頁11。

㉔ 《玲瓏》，第133期，頁459-61。

㉕ 《玲瓏》，第1期，頁16-17。

㉖ 《玲瓏》，第2期，頁42-43。

㉗ 《玲瓏》，第65期，頁681。

㉘ 《玲瓏》，第124期，頁2450-51。

㉙ 《玲瓏》，第28期，頁1036-37。

㉚ 《玲瓏》，第5期，頁152-53。

㉛ 《玲瓏》，第259期，頁3258。

㉜ 《玲瓏》，第42期，頁1659-60。

㉝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83。

㉞ 《玲瓏》，第7期，頁219-20。

㉟ 《玲瓏》，第259期，頁88-90。